陸子學譜

陸子學譜卷之六

陸川麗 嶼校

弟子一

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見於史記列傳者。多五人而已。陸子倡道南宋。弟子亦以數千計。今考其姓名卓然見於史冊地志者亦七十餘人。其論議姓字見於陸子文集。而門閥官階無可考者。尚不下百人。楊袁舒沈、慶元所稱淳熙四君子也。蔡文懿徐文忠羅文恭等。並一代名臣。可謂盛矣。今次其事蹟及論學語共為十卷。

楊文元公簡

行狀

門人錢時撰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寇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絕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諷。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頃人、先生生有異禀、清爽古濬、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廟望之、以為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

隔牖間一紙凡遊戲事呼謀過門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散日以俟走散相微逐先生凝靜扃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命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命估畢鼓漏盡五鼓為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凡時好作俗下語喻弱冠入上庠每試輒毗閒皆藍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競十數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燕一字誤寫覺後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亂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當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實數千日諷詠魯論并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求上憶通奉公諷默自反觀己也天地萬物通為一體非吾

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為交又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笑可得逃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耶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端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瞳瞳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

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横交錯萬變虚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士俗蕭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士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糜廩稍放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答極吾食且不得下咽柰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挾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竊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顧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

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湘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秆從必躬臨之端默以聽使自吐露因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伏行文案束手膠拳莫敢舞越陪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吏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曰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詎能免若今日則實無過也必摭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嘆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詰辨捧還劄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容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屈無可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

賢而先生屈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閭內化
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
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
違蒞湖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畫
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頼吏牘日相衝在家天府潴穰類
多疾契弊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腠會莫不服為
神明識甸寇意忸忸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
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肄習之軍政大脩
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
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自愛其將噬大不
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為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
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教尤稱

門生求脚色狀倒遝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劄竟輻集盈數削逐之改宣教郎知紹興府嵊縣以外艱不往守倅以禁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且暮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養真賢實能使進于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與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為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為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

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其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牧養茲邑猶欲使衆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䛴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頹寘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閻楊石二惡少以嚚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湖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猖猖然來擂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圍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

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興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谿。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賛易后。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願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竊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纍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願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之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賢贊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

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祝我其上。造無端罪狀。指桊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辨之。先生校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雖。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然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從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辨。又斥之。一時端人正士。例謫以僞。

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痛黜遂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稱謟謟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辨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於

漢用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然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讐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赴劉諸將怨嫌溢於聰聞陛下亟罷赴劉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畧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橋邊磧口語籍籍莫敢過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承鼠弄威福胥節鉞張甚先生建脩門開懇隱移尺牘答曰我

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讖者恨先生扼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屬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內外有餓莩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餓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于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內外多少財賦陷沒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從

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斂取浮泛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蕭索虛籍不知其幾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開濟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此啟之致爲亂又開賑濟官以啗衆申上司累累杳不報所縣而已而朝廷未聞詳陛臣大懼恐危社稷也又奏令守令多吞而隱吏多懷私而狥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歛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伏則囚則縲訊或衆債或濫罪其行剝逐貨于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污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于縣彼此本府自支生辰有送生子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求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

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姦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無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此共堅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偽從實。吏姦頓革。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修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材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

將皆命御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復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幾修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務諸軍不過射刺擊敵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善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固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太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作二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微悲三劄惆切上數俯首諦視至[illegible][illegible]民相食處處顛仆之人爭傳論流入北境見者輒霣涕於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原開旱者灾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面亦為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

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汙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孜實行故放辟奸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於宫中又分命徧于羣神求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逵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既幅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孔聖訓且眷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親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其子

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吴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毋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毋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剳章既上然後取部亦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剳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求狀先生謝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嘗屬當路原薦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歇乃罷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其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奏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虚明無體廣大無際日

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之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皆宜清明以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赴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寇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正范仲淹當國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興政者就與陞擢臣淺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除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

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
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舉諸賢競議新法决于去位安石豈不
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
詞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
不遂非飾詞則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
湯之大道復明於今日矣先生褒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
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
學定耳先生謂定然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
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
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
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
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損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求去得溫州先生每嘆風俗之壞自上蔡周禁群飲至執至叔後世雖甚不美尚賜諡有時不縱爲群飲有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鈞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放群貸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吳昨暫賦之吏是馳火驚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然一跡

歷縣庭獨肯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義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約飭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大夫衆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頗局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大鐘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下一問之言人人同乃照牒文移係爲何書名不押字據案方許判有牒於庭者無問誰何那釋筆拱荅拆入官荷兎縣殿款必徹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有私鹺者五百爲萃澉埭內分司幹官椒承嘉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係佻易率不白郡先生驚曰是可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啻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制在郡郡將遣節

刹是不嚴夫子命運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共罪命斬之郡官踏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實對曰今所訴行也又何以爲語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縻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冢語曰其如公必無是也是在紾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吐實先生曰其知公必無是也幸出紾者屬吏寓公斬之竟追斷償所負濱海彤禁甚嚴商人度稅關出海時副端方以贓稲奴視官府二千規帑母歸颿衷衣造庭挺身自胃先生從容書狀尾曰揚某老繆不堪爲郡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卷歷者

苦溉翟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廟官立毀之廟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為吾用耶科首械之從遞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楷麥之枰提也所至嚴酷以枉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枕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讞察使於先生為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蹴蹴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

徽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候典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矍然竦觀屏息使者反告於朝曰枰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識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攜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遺朝路號土物名品又羈楷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剷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蓋亦于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益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成向方知務已學有冐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前

先生繳納出身閒貲游狃聲樂事敖放踣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闊乎悉度置之一名卿第治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當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俗頓消萊并衮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稚纍纍爭扶攀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戶容適徒亦手織錦字為大幄頌德政葉侍郎适書別先生云孰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恩利所及被白老人以為前此未有載于竹帛形于圖繪雲聚山積權沸井里此實錄也後十餘衣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

急務告於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多缺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鞫楚取賂以直爲曲寃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詞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始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惧中外積怨之火一夫夜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益起皆衆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善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

天下切勿以爲善小而忽之也堯舜舍已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還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傾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陳某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外郎時逾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宅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廣大飢。北民襁屬歸我。蜂聚蟻屯。日數十萬。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飢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以任累。白廟堂。亦已寖知擇賢以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昔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為任。知縣三年。除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

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
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剝得
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
有抨撻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甚以年月日
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
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
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
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
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
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
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思。大臣亦虛己求言。聞過願改。
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嘆曰。吾益老當去

矣猶未已耶會有疾遂連乞骸先生自永嘉後告老馮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澤不被於天下從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祠賜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錫渥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

耆德。朕日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仍提舉鴻慶宮。以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生紹興十年庚申。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悉黃髮之詢。學者觀之。為之悲慟。鄉閭攜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耆舊。百世宗師。溘然死矣。不悅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格。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檍。早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盈善。宜州倅舒公葦瑛之子銑。孫男五。埜。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郎韓樊。曾孫

全以三年四月乙酉基邑之直學。嗚呼。三代以來。聖教熄。異端邪說。爭殺篤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斜年穰務。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愈深。求其眞。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无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發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繫爲筆削爲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範范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眹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

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勉無須臾懈又且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進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錫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閣而教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為之解謂人皆以易為書不以易為己以易為天地變化不以易為己之變化故而易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徇目為見徇耳為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群人必追溯以心自宣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

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虛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膚說紛挐簧鼓。疑似支離。坐棄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恭蔽訓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詮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能料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詢罷設法導擇。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雜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率斂。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文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邑里之學。六曰敦厲禮

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益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頋焉其領正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壤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啓論而發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无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內未易還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藁乙稿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館閣至深至厚自頋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爲輕重可否也旣蓋有日乃歸

後已奉同志之命始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

門人嚴陵錢時撰

真西山跋行狀後云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葬于其鄉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惟伏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嚴恪如臨君師非功之戚下淚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愯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怳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常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

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據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弟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謨而還以命焉故書於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冀蓋有得於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按眞文忠公辭誌銘而任表然西山集中無慈湖墓表文

豈未及爲柳集遺之也。然文忠公所見者傳正夫所爲之行述非錢子是所爲之行狀也。傳作今不傳宋史傳千餘言悉本錢狀今不復錄惟傳末有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即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二十一字爲狀所無今附於此。

書問雜記

先生嘗言楊敬仲不可說他有禪只是尚有習氣未盡。

先生與楊敬仲書云此心之良我賊至於熟爛視聖賢幾與我異類端的自省誰實爲之改過遷善固應無難爲仁由己聖人不我欺也直使存養至于無間亦分內事也然懈怠縱弛人之通患舊習乘之捷於影響慢游是好傲虐是作游逸淫樂之戒大禹伯益猶進於舜盤盂几案之銘成湯猶賴之

夫子七十而從心吾曹學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諭未嘗用力而舊習釋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於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養性以事天豈無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謹恐懼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樂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應不勞若茫然而無主泛然而無歸則將有顛蹶狼狽之患聖賢樂地尚安得而至乎

又與書云日新之功有可以見教者否易簡之善有親有功可以可大苟不懈怠廢放固當日新其德日遂和平之樂無復艱屯之意然怠之久爲積習所秉覺其非而求復力量未宏則未免有艱屯之意誠知求復則屯不久而解矣此理勢之常非助長者比也頻復所以雖厲而無咎仁者所以先難

而後獲也。若於此而別生疑惑，則不耘助長之患，必居一於此矣。當和平之時，小心翼翼，繼而不絕，日日新，又日新，則報也之意，豈復論哉。顧恐力量未能至此耳。

慈湖祖象山先生辭云：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于先生門下，四方莫不聞矣。某所以獲執弟子之禮於先生門下，四方實未之知。豈惟四方之士未之知，雖前乎此千萬世之已往，後乎此千萬世之未來，盈天地兩間，皆高識深智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亦將莫知。又豈惟盡古今與後世高識深智之士莫能知，雖某亦不能自知。壬辰之歲，富陽之簿廨，雙明閣之下，某以本心問，先生舉凌晨之扇訟是非之答，實觸某機，此四方之所知。至於即扇訟之是非，乃澄然之清，瑩然之明，匪思匪為，某實有之，無今昔之間，無須臾之離，簡易和平

變化云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此豈惟其獨有之舉天下之人皆有之爲惻隱爲羞惡爲恭敬爲是非可以事君可以事親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覆而高地以是載而卑日月以是臨照四時以是變化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順帝之則亦自不識不知況於其乎況於四方之士乎故聖人過絕學者之意以有意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必以有必則有知過絕學者之固以有固則有知過絕學者之我以有我則有知愈知愈離愈思愈遠道不遠人人之知道而遠人不可以知道不知猶遠而況於知乎故夫先生平日之論非學者之所知非其之所知雖然先生之道亦既昭昭矣何

俟乎知仰觀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詠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者先生之是非易者先生之變化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勿思勿知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今先生釋然而化矣又豈學者之所知其聞先生之訃慟哭既絕而復續續而又絕絕而又復續不敢傷生微聲竟哭亟欲奔赴病質炎炎度不可支循循歷時荒政方數今也畧定氣血微強别開衆大事之有斯求檄以來膺惕中腸之悲一奠祖行薦以此辭先生之道不可思此哀亦不可思

真西山作慈湖訓語跋云慈湖先生之道學者所共尊顧嘗側聽諸公間或不能無竊議者謂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

事爲也今觀正夫所錄有曰無思甚妙思之正亦甚妙又曰徒思不可爲學不思如何是學然則先生之學其果泯心思耶曰學未純熟不可廢守又曰敬以守之於意態未動之先守定用力自然光明先生之學其果廢持守耶至於言道以本心爲正言德以直心爲主則其爲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畧事爲者也是四者既皆異乎所聞至其爲說有曰成身莫如敬書曰欽曰敬曰謹曰克艱曰孜孜曰兢兢曰勤恤三五盤際君以此命臣臣以此戒君益灼知不敬此心易動敬則此心不動此心微動百過隨之此心不動常一常明嗚呼斯言至矣非正夫之心與先生通貫爲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

者也。

真西山又作慈湖手書孔壁孝經跋云。司馬文正公。平生未嘗草書。雖造次顛沛間。一點一畫。必如法度。觀其書者即知公之爲人。慈湖先生楊公道德學問。追媲前脩。而於翰墨尤極嚴謹。嘉定初。獲侍公於著廷。見其酬答四方書問。無一字作行艸體。蓋其齋莊中正。表裏惟一。故形於心畫。亦絕類文正公。而清勁過之。傅君使所藏孔壁孝經。又其得意書也。嗚呼。先生不可作矣。學者即此而觀之。猶足以窺大賢氣象。而知立德之本云。

四明文獻志。有明陳文定公敬宗。作重建慈湖書院碑記云。宋寶謨閣學士大中大夫楊文元公既沒。其時邑大夫祠之於慈湖之濱。凡更二遷。咸淳辛未。郡守劉黻再遷普濟僧寺

之右又為寺僧挾勢毀之至元丁亥繡衣使者行部乃即文元公舊居遺址重建禮殿祠庭堂廡齋舍成備設官廩備規制祀郡縣學校入國朝革罷之禮殿久廢不存公宇如故正統四年適遭回祿之變悉燬無遺惟存門屋三間遜遷奉文元公塑像於門屋之下景泰間朝使廣信二李公高郵龔公三侍御先後按節之邑謁拜之餘慨然以興復作新為己任先之以祠堂之成則李公玘龔公謙二公之功而董督其事者實縣丞何徽主簿劉源也繼之以彝訓一堂成則曰良李公與郡守姑蘇陸公阜縣令西蜀賈公爽之功也彝訓堂成之際臬司僉憲吳公立適值分巡至此按舊圖尚有步廊四齋東西二十楹未有謀者於是詢其子孫凡所未備悉謀復之廡嚴翼翼肅穆靜深甍棟翬飛煥然一新是則督勸其成

以全書院之舊規者吳公之功亦大矣此文元公泰運之辛
嘉也吳公陸公前後以石韋相屬予謂天地間氣運有否泰
若四時寒暑之代序古今治亂之循環歷代君子小人之進
退與夫賢人君子斯道之興替莫不各有其時非偶然也文
元公稟剛誠明正之性心天地之心學羲文周孔之學振洙
泗之絕響紹伊洛之正傳附註六經貫通百氏以皋夔稷契
伊傅周召所以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事吾之君以龔黃卓
魯所以撫民之心撫吾之民此文元公立心行己之本志不
幸丁宋祚之末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四經陛對逆鱗之言
雖忠光宗悅之而不繹披肝瀝胆之勸雖勤寧宗從之而不
改有尊君親上憂國愛民之心措之於無用之地天地之所
覆載日月之所照臨足鑒此心亦末如之何也已矣予思予

曰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又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文元公皆可無愧然當綱紀不振之時宜置文元於左右前後以資論思顧乃止授州縣因擢秘閣閑散等官則當時[illegible]子而進小人可知矣何望其能克復中原也文元公閱事孝光寧理四朝始終五十四年立朝僅三十六日而已餘皆丐祠可勝惜哉文元公知道不行年七十餘遂引年而歸乃著書立言於闕峯慈湖之上樂天知命于詠春之間有曾點浴沂舞雩上下與天地同流之氣象壽八十有六而終今幸遇四風憲二守令相與悉心共成盛美獲睹書院於久廢之餘拜瞻賢像於重興之日倡明斯道於未泯之時修舉墜典於曠日無聞之後文運之興又當聖朝重熙累洽之世然

則侍御僉憲守令之茂績同一並傳于不朽者矣何其盛哉。礱石既具。遂因吳陸二公之請爰書其槩。俾勒置於書院之東。以昭示於罔極。若夫文元公文學政事道德之詳。宋史列傳與其門人錢時行狀載之備矣。茲不能悉。是爲記。

陸子學譜卷之七

平越王士俊校

弟子二

袁正獻公燮

行狀　　眞文忠公德秀撰

本貫慶元府鄞縣

曾祖灼左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

妣石氏封恭人

祖坰贈朝奉郎

妣林氏贈安人

父文贈通議大夫

妣戴氏贈淑人

公諱燮字和叔姓袁氏其先出有虞嬀春秋時諫大夫濤塗始見於經兩漢之世最稱賢者曰博士固司徒安晉宋迄唐人物相望至我朝而四明袁氏浸顯其譜錄可考者府君諱生本州助教志志生贈大中大夫棐棐生左朝奉大夫知處州贈光祿大夫轂博極羣書登嘉祐第嘗通判杭州蘇文忠公爲守譚論賡酬相得歡甚公之高大父也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倉部登元祐第嘗守婺時蔡氏顓國其黨曾宗者橫於一州倉部以法誅之入對徽皇以清心省事安不忘危爲獻至朝奉通議皆以篤厚醇實稱於鄉戴淑人亦博覽圖史如古烈女生四子公其仲也公端粹專靜得之於天生數月乳

如寘槃水其前玩視終晷夜臥常醒然達旦五六歲讀書數過輒成誦少長讀東漢黨錮傳拊編太息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陸先生九齡爲學錄公望其德容粹盎肅然起敬亟親炙之而同里之賢如沈公煥楊公簡舒公璘亦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相切磨器業日益充大平居莊敬自將爲同舍所嚴憚暨升前廊範物以躬處事有法士亦推服淳熙辛丑舉進士孝宗在御久責治切有勸公對策宜謂大體已正當堅忍以俟其成公不謂然直以意對具言大體未正與所當更張者以是僅得丙科而言堅忍者竟爲舉首公以舍選當得教官丞相史忠定公勉以姑爲一尉遂注江陰是歲忠定薦士十有五人公在選中有旨審察公曰始仕而名可乎遲次累年授生徒以供菽水江陰故兩尉弓兵合二百人後

徧置一尉弓兵亦多虛額公至盡補之葺亭教射躬自按閱其勇銳善緝盜者遇之加優盜輙立獲初弓兵散處閭里至是始爲營紀律肅整如軍伍尉舍傍有黃田港民居素稠密公以保伍法部分之因寓火政浙西大饑提舉常平羅公點妙選僚吏分任賑恤事而就以江陰屬公公請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户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征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社在軍旅爲伍法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故也公首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訖事羅公薦於朝

有旨陞擢。既又循兩資終更入都。周丞相謂當處公班列。少須三月。其可。公曰遲遲以待內除。非吾志也。且親老得便養足矣。由就沿海制屬以歸。紹熙初。衆正在廷。而公連遭內外艱。未及用。寧宗嗣位。始以太學正召。然侍講朱公及諸名儒已次第去國矣。未幾趙丞相罷。公知必不爲時所容。然猶挺入學延見生徒。商確理道。或謂諸生多上書議斥時事。不當講學。公不爲變。並以此論罷。自是僞學之禁興。而正人無容足矣。公負甚。退處泰然。久之得浙東帥。劉再爲福建常平屬官。當官言職分無大小。皆當自竭。非求人知。滯訟如山。窮日夜紬閱。凡所予奪。無再愬者。改秩通判贛州。州未上。會[illegible]寇竊作。兩淮大震擾。公謂海道通山東。宜謹備。而內也盜賊尤不可不務防。趙尚書善堅帥沿海。請公攝參議官。後帥傅公伯

戍因之。公爲言備禦大略及團結鄉兵事宜。傳公一以相屬。公周眡屬邑、所至按閱。井井有倫、嘉定初元。天子既誅。權臣。盡起當世鴻碩、召公爲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遷丞奉常、時諸賢雖收召、而鯁直罕見。親二年春。因對言曰陛下展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彙集於朝。人情翕然、以爲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因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然龜年繼以罪去。而權臣根據自若、群邪合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幾危社稷。竊若陛下篤信龜年。析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所用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往者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今日復有指陳闕失、盡心無隱者、實龜年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

大用之。固已深知絕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即二帝三王致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懇切之言。崇獎朴直之士。若絕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絕年雖沒。衆絕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是歲郡民艱食。公又言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今當饑饉艱危之時。惟有裁節冗費。自乘輿服御。至百司庶府。無所不節。以爲施惠之具。或可以濟。又論軍兵虛籍。宜用孝宗獎邵宏淵故事。凡軍帥有能以蠹竇來上者。褒寵之。不然者。糾繩之。軍費省。則民食寬矣。因言用度有節。或恐有傷國體。然民者邦之本。以邦本之故。少虧國體。未害也。上皆嘉納之。而公請外甚力。知江州。屬歲不登。公請於朝。貸椿管錢九萬緡。爲糴本。告糴旁郡。計口而糶。循環相因。市直頓平。郡仰征稅以給。公謂薄征所以來商旅。益損稅額。擇僚吏

以貲之舳艫相銜無苛取無滯留至者大悅又謂周官弊餘居九賦之末亦足用之一端也於是室滲漏稽餘羡用賴無乏郡治有亭扁以節愛凡非奉稟之正者皆不取餉燕遊削交餽至事關風教惠養則汲汲爲之大學宮創福田院居再歲畧計經用之餘緡錢猶二十七萬郡當大江之衝而城堞不治因請悉舉爲版築費報可朝廷患楮多錢少令沿江八郡通用鐵錢勅榜下九江公曰此令一出銅錢將益閉藏姑緩揭榜將力言之俄聞金陵以鐵錢二當銅錢一民謂不便而朝廷亦弗果行人服公之先見公每謂牧守兼兵民之寄訓習師旅所不可後种世衡教射法可行始至大閱以銀爲的中者給之竟日無一焉乃合卒伍時按試第其能以賞自是中者如掇破的常數十蜀寇臨張上命副都統劉元鼎提

兵討捕公問何以平賊元鼎銳欲殄滅而實無必勝策公告之曰諸崗崖谷峻險若輕入其阻未易得志不如以重兵壓之勿與爭鋒而徐其弊元鼎從公言按兵南安不與賊角來則禦之賊果降提舉江西常平權隆興府事會朝廷新易措置分遣中都官出使諸道察不如詔者帥守奉承過當稍損厥直者即寘于辟公知上意本以救弊而非欲毒民因王君渠銜命至為請言之後兩月至臨川則聞官吏競為發擿黥流之罪日報公嘆曰吾可不為明主一言乎即上章具論官吏以刻核之心行苛暴之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邦本撥剝深為國家憂願詔監司郡守奉行寬大儉以都官郎召時更化六年而頹綱未舉宿弊猶在上方恭已仰成公言古者大有為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曰此心之精

神而已心之精神洞徹無間九州四海靡所不燭故書曰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曰帝光天之下二帝之精神也明明我祖萬邦之君德日新宣重光三王之精神也二帝三王終日乾乾自強不息故能全此精神照臨天下至於今仰之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而大有爲之效未著願毋以寬裕溫柔自安必以發強剛毅相濟朝夕警策不敢荒寧以磨厲其精神監觀古昔延訪英髦以發揮其精神日進而不止常明而不昏則流行發見莫非精神矣昔我藝祖當寓縣分裂之際整頓乾坤如再開闢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者精神之謂也願陛下以藝祖爲法則我宋之維新亦當常如創業之初又言帝王不可不勤於訪問上首肯再三且言問則明遷司封郎官因對言曰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

退與新士言莫不稱歎而側聽十旬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情然不辨或以爲人主一言之失足官書之天下議之問而不當不如勿問臣謂不然自古帝王之言豈能無失惟得賢臣開陳正救歸於至善而已豈可畏人之譏議而終於不問哉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官列年春遷國子司業又明年春遷秘書少監兼司業及秋進祭酒冬除秘書監仍兼祭酒公謂邇年士氣不振皆由本心無所興起而尸教養者有摧沮無開導以故日就頹靡每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之學常病世之學者徒知襲先儒緒言通遺經訓釋而未能自得於心不足以爲學吾心即道不假外求忠信篤實是謂道本聞者竦然有得士氣日以激

昂上爲者可與語斯道之本原。次亦不失爲謹敕。士至國有大議。叩閽投匭爭獻所聞。始無負於天子之教育矣。禁中緩器。失上不忍坐生者命以錫易之。公言陛下聖德如此、而治效未著、以臣管見或者君人之大節。猶有可議者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語曰、大哉堯之爲君。是故君子大之爲貴。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推陛下恢洪志氣、毋自菲薄、以成大功。時韃虜甚強、金勢日蹙。我朝屢遣使。不得通。公言戰守無二道。威聲旣畧、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吿至、桓冲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衛。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甲兵無闕、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願陛下亟圖之。九年春正月、兼崇政殿說書。因對條陳四事。其一曰、在易

之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宜健而弱弱非天德也故君德弱則不進紀綱弱則不張法度弱則不修號令弱則不行治内而弱則中國不尊治外而弱則夷狄不懾女真將亡無智愚皆知之陛下受措生靈遵養時晦似未失也而揣摩迎合之徒遂欲苟於無事有言不可者則詆之曰是欲用兵爾加以是爲時所甚諱則不敢復言而不知我能自奮則不戢而屈人兵我不自強而示人以弱則適以召兵安能息兵雖粗虜人自昔雄盛新興諸虜兵力亦強皆知中國之弱日夜垂涎伺隙而作窺恐兵端浸啓而禍患未易平也陛下可不法天行健磨厲精神破庸人之論以強中國之勢其二謂刑賞二柄不原乎天則朝綱弛而國勢陵願大明公道以救其弊其三謂旱蝗相仍民大饑困而長民之吏應爵放太多罕以

責告欲饑民不可勝計而惠施不能徧及晉之李雄李特初起不過流民寇盜乃能據蜀豈觀往事可爲寒心我朝內帑之儲未爲內荒備所宜止絕它費以賑饑爲急其四謂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今侍從之臣所以資獻納之益也日近清光而不聞有所咨訪通進一司所以達庶僚之言也虛名僅存而不聞有所規箴則是朝廷之舉事實未嘗與天下共之也自今事關利病皆當廣咨博訪是爲至公是爲天心行此四者易於轉圜而臣猶慮未能盡行者諂諛之風未息而蒙蔽之患方深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而孟軻亦曰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得乎崇觀政宣之際此徒實繁所以靖康之禍至大至酷今日所當深戒又言向者女真甚強中國不深所以受禍今之韃靼猶女真初興時上曰亦聞韃靼強盛

進言今日未遑他務且須咨訪臣下但能行此一事其效立見陛下即位之初羣臣多聞王音自爲韓侂胄所誤惟恐有錯所以咨訪甚少上曰錯不妨乎對曰古人稱獻可替否若皆無錯則惟有獻可無否之可替矣上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坐賴臣下正救十一月權禮部侍郎暨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進侍講借兼祭酒公謂人臣以經筵輔導人主非徒誦說而已因講詩二南於先王正始之本后妃輔佐之道所以自身而家自家而天下者既敷演厥旨深寓規儆之意至列國變風有關乎君德治道者亦委曲開陳託其義以諷十年夏四月霖雨不已公言善爲天下者當使陽制陰不當使陰干陽今淫雨爲灾兼旬未止此陰盛陽微之證也一二年來正論漸微正塗漸梗賢者潔身而去詐諛緘默以順爲正者

尚多有之豈天意哉蚤再殘虜敢犯王畧皆因君子道消所以召侮如此陛下必欲國勢伾張亦惟擇夫剛毅正直不肯詭隨公論之所屬而沈伏於下僚棲遲於遠外者拔舉而尊禮之則精神立變誰敢侮之虜失燕徙居於汴來索歲幣未予輙舉兵寇邊或欲以積年歲幣輸之公謂果出此不可以爲國因請對具言所以不可與狀又謂用兵一事雖治世不能免以言兵爲諱以安居爲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爲計疎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多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安知虜不能激怨之使讎我乎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從擣其虛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兵氣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上曰關係我

先用兵彼直而我曲今日虜人叛盟我直而彼曲公對曰今日之事要在陛下剛明果斷振作士氣上然之公復言歲幣不可與上曰却可以此賞有功七月請對論今之刑政未明者四事國不自重以人而重忠良布列重於九鼎姦諛並進輕於鴻毛今自更化以來非才不用而國勢浸弱戎心遂吞者則以所用之才非真才耳似奮發而實怯懦也似多能而實茸陋也不過累於仁義而汲汲於榮祿也已不自重又豈能為國重乎國人不服又豈能服夷狄乎今之儒帥固有德望蔚然舉世推重者分閫瀘南未為不用而地非切要不足以觀其施設今之忠賢亦有慷慨論事名聞夷狄者宜還天朝增重國勢而遠守支郡未究所長舍其邪而用鉛刀棄周鼎而寶康瓠是非顛倒何以立國今日民困甚矣重以貪吏

致以賄成監司故守更相饋遺習以成風於是昔之優裕者今凋弊矣昔之驩樂者今愁嘆矣行都之建垂九十年生齒雖繁衣食未裕蓋自楮幣更新而蓄財之多者損耗盈筴屢變而藏鈔之久者澀貨頻年水旱民無餘貲貨物積滯商旅不行故大宗困竭而小民焦熬市井蕭條而官府匱乏勢所必至京輦之下人心不寧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朝廷舉措人所觀瞻罪當重而輙輕之禁當嚴而輙弛之皆非至公無私之道開禧用兵一時將帥扞患守城者不爲無勞事平之後迺以廉謹責之豈漢家宥李廣利赦陳湯之意夫政刑苟明強大之齊不足畏政刑不明微弱之虜不可忽又謂當今之計當以漸圖之因舉伍員圖以散楚者與李泌困賊之謀王朴開邊之策爲上言謝

三人者皆欲先困之而後取其功雖若稍緩而十全無失乃所以爲遠十一月又請對言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則朝廷之勢尊邪正雜揉忠讒並進則人主之勢孤今在廷之臣惟態見是娛珍奇是好淫侈相高燕樂無節同堂合席不聞箴規赤心謀國者果如是乎賢才之於國猶禦寒之衣果養生之穀粟汲引善類無問親疎所以報國也今推賢揚善固不爲之而挾私害正者乃或有之合於己則掩覆其大過異於己則指摘其小疵毀舉發於私情而真才不得展布赤心謀國者豈其然乎星象屢變其占爲兵甚可畏也而不以爲憂帝城之近剽掠公行非小故也而不以爲怪旱蝗之後征科如故殘民之大者而不以爲非導諛貢佞媮合苟容以梯寵祿又豈赤心謀國者乎植私者衆赤心者寡人主少所憑仗其

何以重朝廷乎。又言王辛光州之勝。可謂奇功。而行賞甚薄。上曰。賞豈可薄。薄則無以激勵後人。公又言。自昔備禦夷狄。不過防秋。今則無時不至。如四月犯光州是也。上曰。春夏亦不可不防。公言。陛下但能選用亦必謀國之臣。布滿朝列。日聞忠言。朝無闕政。夷狄自然率服。上曰。卿言甚當。又言。陛下垂意宰屬。精選才士以充之。然政事不勝其多。而宰屬止於數人。耳目不能徧察。思慮不能周知。急則鹵莽。緩則壅滯。甚非所以彌縫宰輔也。願詔大臣增置掾屬。廣求賢俊秉心公正者爲之。則所補多矣。十一年正月。天大雷電。繼以飛雪。公言。雷乃發聲。蟄虫咸户。著於月令之仲春。今先期而發。已非其時矣。雷陽也。中國亦陽也。雪陰也。夷狄亦陰也。當春而雪。未爲害也。而作於雷震之餘。陽已發舒。而陰忽用事。有夷狄

侵侮中國之衆豈小故哉葢自殘虜寘伏汴都陛下不忍遠
絶仍與通好遣黎歸附者拒而不納拔此曹惟我是怨而殘
虜以我爲怯糾合群怨致死於我陛下屈至尊之位而見輕
於垂亡之虜辱莫大焉其可以不奮發乎書曰元首起哉起
云者奮發之謂也元首奮發則國人莫不奮發矣深懲旣往
之失圖回日新之功悵悵絶綱振起頹惰以伸中國之威破
夷狄之膽此所謂奮發之霜雪之變人皆以爲陰盛陽衰所
致此皇天眷佑上聖欲以剛濟柔而成以陽制陰之功也陛
下可不仰體天意乎二月眞除殺侍兼侍讀金虜使軼西陲
公進對言蜀利害甚悉大畧欲開示大信以結並邊忠義之
人使爲我用則虜不能支又謂曩時戎虜去中國遠糧運難
繼故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寄還於我利苟在焉豈其顧盟

汴地四平難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昔犯浮光棗漢駸駸至蜀覩其志非專爲歲賜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聘使之還甫入吾境而犯順之虜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乎戍可撤乎忠義之流既與虜爲仇彼方仇之我則和之大拂其情倒戈反噬誰與禦之堂堂中國卑詞厚幣謹奉垂亡之虜自示削弱誰不侮之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虜和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何獨今日必欲通好乎將用未足兵力未强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言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其乃久安之策上曰卿可謂忠直矣十二年冬時雪雖應候以即止公謂此洪範庶證所謂恒常燠若者也陛下早朝晏罷不徇貨色不盤遊田無逸豫之失而有逸豫之災其故何哉

以臣觀之所謂逸豫者非必貨色遊畋之謂邊烽未熄戎事方殷而優游恬愉若四方無虞之日真才未用宿弊未革浸焉入於頹墮之域即所謂逸豫也因言時雪未降惟陛下致歲處假庶幾亟回天意上曰朕日在禁中致禱公言古人應天以實要須修明政事登進忠良屏去邪佞此乃應天之實又請以內帑付外廷俾任鉤考之責未幾復對論蜀閫外事宜曰今春虜犯興元歷金洋以至大安我師衂之虜謀寇矣然犬羊巧於窺覘萬一乘我少懈奪我江源順流而下不可不慮也大諸蠻啟容彼安得以窺我根本堅壯彼安得以搖我因言蜀之急務六欲復階成和鳳之堡障搜揚巴蜀之人材俊大安戰功之賞與夫教民兵防鑒忠紓民力條數甚悉且謂棄秦得蜀甚難今可不思所以保蜀之策人謂國事

之可憂者莫如蜀外障之難防者。亦莫如蜀。何者、其地至遠也。有才而無識者。不可以爲蜀帥。有勇而無謀者。亦不可以爲蜀帥。何者其任至重也。泰畢。反復再三。上曰、可見卿忠誠愛君。公進讀高宗寶訓。推演甚詳。而上亦玉音屢發。其尤大者。則論進退人才之公。上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惟其至公。所以爲大。論賞罰適中。上曰、柔而不中則爲姑息。剛而不中則爲霸道。剛柔皆得正中。則爲王道。論趙鼎言呂頤浩過失。而上則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云、上下之情交通則爲泰。不交通則爲否。若臺諫不言。何由得知。論擇宰相。而上則曰、人主擇宰相。宰相擇百官。爲治之要道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其後讀續帝學。至司馬康講洪範三德。哲宗問只此三德爲更有

德起居舍人王巖叟請書於冊以示萬世公言哲宗發問不過兩言而當時賢臣其喜如此以此知帝王之學要在發問上曰問則明不問徒然無益於事又讀至上官均言好學好問公言人主豈可不好問不好問則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必不能盡知說書柴中行亦奏須觀所問之人邪正公言但觀其所言爲己乎爲國乎則邪正辨矣上曰若爲一身計便是小人又讀至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中間侍讀脩秦程頤隨事著明其說公言臣所以每遇進讀必從而敷陳之此乃法程頤所以事高宗者上曰若只讀一遍何益公之意以爲儒臣進讀當兼之以陳說人主務學當參之以好問故懇懇言之而上亦問答如響啓沃之助於是爲多公德量恢洪充以涵養嘗言伊川程公稱明道先生視其色接物如春陽之

溫聽其言入人如時雨之潤爲善形容有德者氣象平居待物粹和之氣可挹至立朝論事則義形於色凜不可回一時正論賴以宗主而同列始有側目者矣警虜垂亡聘使屢返非我絶好彼自內訌公謂蔑幣不必與議者以爲當與困獸跳梁屢蹂邊鄙彼自爲寇非我與戎公謂戰守不可弛而議者以爲當和孜孜獻納有言必盡近思之職所當再也而目曰多事侃侃守正不阿時好平生之節不可屈也而指爲好名公匃歸至八九上迄不之許會三學諸生伏闕上疏斥主和者之非既而全臺論列乃借公以罷十二年六月也太學諸生三百餘人祖餞都門外且賦詩以別公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雷雨作解草木甲拆此吾志也以直得名豈其心哉明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溫州辭陛直學士皆

奉祠如初明年春疾大作而神觀精明著述弗倦或勸公宜少休旹公曰吾以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也八月庚寅猶寫定近作疾革矣醫來必正衣冠以見癸巳薨於正寢公受知寧皇終始簡記既薨之三日寧皇亦棄天下嗚呼痛哉公官自改秩十二遷爲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食邑三百户至九百户今上御極陞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遺表聞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皆再百自諸老淪謝天下之士視公出處以爲輕重及是聞者莫不傷盡太學諸生相率爲位於西湖之昭慶寺以哭四方之來眞者其辭皆哀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云寶慶三年上有事南郊以二子登朝贈金紫光祿大夫紹定三年明堂恩贈開府儀同三司自象山先生闡明大道揭以示人

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公始遇之都城一見即指本心洞徹通貫謦欬之言字字切已公神悟心服遂師事焉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明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證吾道道不在它此公自得之實也慈湖楊公與公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公之覺爲不可及其見諸言論則曰人生天地閒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又曰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曰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其告君以此其教學者以此某之清江左也公體以言謂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至爲作忠宣堂記則曰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凡此皆所以推明本心之善也又嘗言道不遠人本心即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耳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其言益精切矣雖然公非苟知而已少而任道晚益自力其致遠也萬里於涂雖步未至不敢以遂休也其任重也萬鈞之負銖兩弗遺不肯以遷已也問其量必欲如滄海之涵浸粹其行必欲如

璠璵之光潔。嘗言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故其修身以寡欲爲主勇猛奮厲痛自懲窒又謂人之欲無窮必求所以遂其欲非道而取何所不至養小害大淪胥不仁不義之域豈不哀哉晚於所居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官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以此自警且以諭子孫云公自少有志經濟之業每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故其所講明者由體而用莫不兼綜謂學不足以開物成務則於儒者之職分爲有闕自六藝百家與史氏所記莫不反覆紬繹而又求師友

友以切磋講究之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游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其志以扶持世道爲己責然自始學於義利取舍之辨甚嚴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歎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弗渝方擧臣類柄天地開塞徊翔不以爲辱公道開明羣賢拔茹致位崇近不以爲榮惓惓一心惟王室生民是念事有不可陳義固爭益將尊君重朝而措天下於大寧也道不果行齎志以沒然其所立固已偉然爲萬夫之特矣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於公見之公之事親如天事君亦如天由其本心聦明隨事著見本一無二親雖沒敬奉遺體擧足弗忘無適而非親也身雖退心

在閨庭一飯不置無適而非君也於昆弟友愛尤篤弟頫求事公如嚴師從兄濤嗜學固窮其亡也爲斂瘞嫁其孤女之未嫁者於宗族賙貧極厄備極其至至於友朋忠而盡自爲幕府事其長敬以誠及在朝廷每言君相同體愛吾相者必以愛吾君也故勤勤納忠寧有違怫而不忍或欺嘗告之曰導諛雖可喜未必非賣我之人鯁言雖難聽異日乃真能不負者也公賞鑒絕人李正節誠之始見於鄞傾蓋如舊友嘉定初李與丹陽劉君宰偕命召公謂其曰此二人者皆所謂有所不爲者也其後二公果皆如所許云少而嗜書白首弗厭凡聖賢大訓切於己者味之終身夜則默誦疾亦吟諷講道於家以諸經論孟大義警策學者於書禮記論說尤詳其所成就後學甚衆博 羣籍取其切用者會粹成篇謂法度

之言自秦以前乃可矜式故有先秦古書若干卷謂學士大夫不知兵則武夫悍將得矜所長而緩急無以應變故有兵畧若干卷謂祖宗成憲爲人臣者所當講究故有皇朝要錄若干卷其爲辭章根本至理一言一句皆胸襟流出謂論語孟子無艱難通之辭難曉之字故凡所若不爲奇崛刻峭語而溫純條暢自不可及晚而好詩嘗賦進德堂諸篇趣味幽遠而於一卉木之芬馨一羽毛之嘀潔輒寄興焉曰吾之自修當如是也此豈苟爲賦詠者耶奏議詞然忠誠讀者感動銘志敘事有史法諸子裒其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在宗正也修宰宗玉牒在樞庭修經武要畧先時修書官類不經意將進則取具臨時公涖職即悉力編摩後數歲乃進呈大要多出公筆史院修高宗寶訓紀錄過詳公删繁剪浮見謂得體

修英宗實訓。遂專以屬公。退自儀曹。坐史館。輯終日書者成。而公去。議者又欲用司馬溫國公編通鑑故事。俾以書局自隨。或言國史出外有禁。乃止。公娶邊氏。進士友益之女。先公二十有一年卒。累贈申國夫人。至性淑行。見公所爲墓志。墓在鄞縣某里某山之原。公薨。遂合塟焉。某年某月某日也。子男四。高某官。後若干年卒。肅某官。甫某官。商某官。女四云云。孫男五云云。始公嘗言。所貴乎世家者。非必七葉珥貂。如漢金張。八葉宰相。如唐蕭氏。名位雖崇。而不能皆賢。何世之有。若東都之袁楊二氏。氣脉聯屬。名德俱隆。則可謂世家矣。吾之先世。雖出處不侔。然皆忠信正直。蔚有賢譽。其不謂之世家乎。後嗣子孫。努力奮發。不自菲薄。必欲追前人而及之。亦足以爲世家矣。平居訓勵諸子。率本此意。肅首躡世科。甫冠

多士公不以自喜至其德業有進與嘗官有可紀則爲加敍故士大夫言家法者必袁氏爲稱首云某之與蕭同年進士也眡公寳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嘉定中再同朝不鄙其愚以爲可教故於嘉言善行多所覩覩歲在甲戌持節去朝辱公訪別於南山之佛舍語及國事幾於涕流公之忠心昭揭天日至今猶赫赫也公之薨慈湖楊公實爲之銘於公大節摹寫盡矣顧其纖微委折有未備者維公粹學信行爲時儒宗忠言至計有補宗社而爵命品秩又已應易名於典肅等將有請焉謂某合爲之狀概念疇昔誼不得辭雖筆研蕪廢猥醜是懼然不溢美不失實尚庶幾公平昔之志謹狀

按宋史列傳悉本此狀今不復載又按寧波府志藝文志

列公所著有書鈔十卷。

眞西山作絜齋先生訓語跋云。絜齋先生袁公道德文學。慶曆元祐間人也。德秀以年家子。初拜侍於富沙。嘉定同朝。始獲親炙。其之庸鄙。於道未有所聞。先生獨以爲可教。方其致論時事。人多諱其潤疏。惟先生見輒嘉奬。甲戌外補。辱爲序言以贈。稱其知有國不知有家。知有天下安危。不知有已訴戚。始出關。夜宿南山裕提。詰旦甫辨色。吏將門以告曰。袁司業至矣。亟披衣迎拜。曰先生出何蚤耶。先生曰。此何時而安寢也。坐論世事。至於流涕。先生虛心昭揭日月。今猶赫赫也。方是時。德秀年壯氣銳。舉措有不合於道者。先生直切切規警焉。其後聞德秀頗自約敕。輒對客談道之。今傅君正夫所錄訓語。蓋有一二爲德秀發者。然自裕提之別。暨於先生沒

蓋十有二年迄不得再見歲月侵尋學弗加益悠悠長道未知所窮常恐有負先生期許之意追念疇昔爲之愴然歎九原之不可作用謀志於訓語之末云

四明文獻志載正獻公輪對劄子云臣聞天下無一日可不明者正道也天下無一日可不用者正人也用正人則正道明用邪人則正道鬱正道明則黜陟有序而治本立正道鬱則是非顛倒而權綱紊臣恭惟陛下履位之初委任賢相網羅天下正直之士鱗集于朝人心翕然以爲治本可立太平可致而欲竊威權者從旁睨之不便於已有嫉惡之心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嘗因面對顯言其姦陛下竦然開納聽坐從容俾畢其說龜年亦盡誠無隱退而稱頌聖德寬明容受讜直臣時備數學官實親聞之深爲天下賀然龜年繼以

罪去而姦臣根株自若於是乎姦心浸長無所忌憚羣邪和之排斥善類積而至於無故興師數危社稷向若陛下篤信龜年之忠折姦邪於萌蘖之初豈至是哉雖然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正人端士今不爲乏惟陛下用之爾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此萬世人主聽言之要法也言雖忤㦛而合于道斯忠言矣言雖可喜而悖于理斯不忠矣往年龜年所進合於道之言也陛下追思龜年益嘗臨朝嘆息謂輔臣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褒贈渥於常典榮名冠於西清擢其後嗣寘諸班列固知龜年之忠矣陛下此時之心二帝三王敬賢納諫之心也常存此心急聞剴切之言崇奬朴直之士若龜年之效忠者接踵而至矣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何憂天下之不治哉昔天聖中

御史曾修古論事頗切忤宮幃意謫守小郡不幸而卒其後
仁宗深知其忠矣其用之不盡優贈以官無子而官其壻察
其如修古者衆而聽之自是忠言讜論源源而來孔道輔范
仲淹包拯韓琦富弼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唐介趙抃范鎮
司馬光之流皆以端亮切直相望於三四十年之間以君德
則修明以朝綱則清肅以深仁厚澤則結於人心而不可解
忠諫之有益於民豈不明甚伏惟陛下念忠臣之愛君仰仁
宗以爲法使士氣常伸而正途常闢則光明正大之治復見
於今日矣且臣聞之風俗無常惟上所尊尊之以正直則人
心皆趨於正直矣尊之以邪佞則人心皆趨於邪佞矣此誠
風俗之樞機而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可不謹歟惟陛下留
神省察取進止按公此劄專以君心人心爲重正有得于陸

子所主先立乎大之說也
舒文靖五子曰銑曰鉦曰銑曰鍇曰鉌。舒沈端憲丹銑、楊文元𡊮銑、字和仲。王伯厚錄絜齋荅和仲書云、純仲近日不倦讀書否、此事不可緩。究心於此、當自知之。若高論謂學者功夫不在書策、子路嘗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書其可廢哉。此在和仲倡率之、則令弟胥從之矣。賢昆仲朝歎夕聚、浸灌磨礱、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朋友也。甚善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覧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况他人乎。聞讀不輟、甚善甚善。爲學要當通知古今、多識前言往行、古人所謂畜其德也。純仲氣質亦佳、又得諸賢兄旦夕磨切之、所學當日進矣。賢伯謹守先訓、未嘗一

是苟求人皆歸重先大夫於是乎有子孜宜益固所守並可歎自菲薄邪然讀書一事決不可廢學問無有窮盡用力愈久所得愈深慈湖中年以後卻肯讀書所以益大其器業也惟和仲勉之倡率諸賢弟皆篤志于學則門户有光矣惠貺韓家晚甚佳物固有以晚爲貴者惟人亦然嘗記陳止齋有詩云山來盛亊歲月晚行到修途肝膽健益取東漢書所謂大才晚成者由此觀之吾和仲之襟期亦豈嫌於晚哉伯厚題其後曰右絜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子和仲書撮其要切者如右皆于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静所言專是尊德性絜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益尊德性實所以根本於問學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

不覺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篋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通古今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紳書几銘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于因晚楊梅之僨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的或厭于晚學或惓于耄倪焉莘莘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汝不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壁爾後進惟窓言時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內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庶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

虛谷方氏跋絜齋袁公年譜畧

公所學天地之心也自有天地以來聖此心也賢此心也自公之得諸師傳家授以來象山此心也慈湖此心也絜齋此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之心勿忘而又勿助長之心也孩之

知愛親也長之知敬兄也宗廟而欽也墟墓而哀也即此所謂本然之心也或者謂陸氏之學與晦菴先生朱文公異同竊謂文安公之學因已發之心而驗未發之心由其情以知其性孟子所謂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而仁之端倪於此呈露者也見其惻隱之發焉而知其本心之中具仁性之仁也四端皆然操不舍存不亡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文公之學存養未發之心而省已發之心全其性而節其情子思所謂人已俱不睹不聞之前性之靜也有戒慎焉有恐懼焉而已所獨睹獨聞之際情之動也則慎其獨焉存養以保其中也省察以充其和也貫體用一顯微無二心也此朱氏陸氏之所以異歟而未嘗不同也所以同者何也無不芸苗之弊亦無揠苗之弊朱此心也陸此心也所以異者何也陸

氏專力行之踐履而畧致知之著述朱氏雖多有著述而未甞敢少於踐履致知夾持而進特江湖學者以朱爲漸以陸爲頓樂於頓之易而苦於漸之難者爲一說以漸爲循序乎進而顧學以頓爲一超直入而不敢學者又爲一說後生小子不知其同而妄議其異也文公嘗有言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要之升堂之階初異而入室之奥豈終不同哉

按陸子全集二十八卷余家所藏宋本與明朝荆門州儒學藏本撫州家祠本並相同無片言增減甞繙閱數十過從無頓悟二字其生平教人好舉木升川至專以循序爲主積小以高大盈科而後進卽鵞湖之詩必曰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此天下所共見共聞者也朱子徒以其有先發明本心之說其門人傅子淵包顯道等又

有過高之論遂以頓悟之禪學目之不知發明本心並非頓悟孟子即孺子入井發明惻隱之本心謂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論嘑蹴之與寧死不受發明羞惡之本心而爲宮室妻妾窮乏得我不辨禮義而受萬鍾則爲失其本心陸子發明之意不過如此故在富陽即扇訟之是非以發明楊敬仲是非之本心此其証也豈若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而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歟其所以必欲發明人之本心者蓋專以效法先覺言學則中材以下必且以養性自誤不能惟知仁義禮智皆吾本心固有非由外鑠然後夫婦之愚不肖者皆可與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無庸自誤亦無可自棄也自聖賢之學變而爲科舉之業剽竊口耳不復以身心體認陸子之書未嘗涉目

而道聽途說。隨聲附和、咸曰陸氏爲頓悟之學。不知陸子全書具在。並無此論也。方氏此跋頗窺二先生大旨。而頓悟之說未能辨別。故復爲論之如此。學者試取陸子全書讀之。則知娶寡女者不可誣以撾婦翁矣。

沈端憲公煥

宋史本傳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大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餘姚尉、揚州教授。召爲太學錄。以所躬行者淑諸人。蚤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唱名日。序立庭下。帝偉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偽煥條奏充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奉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緣爲姦者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分擇官屬賑恤得宜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爲書以聞遷通判衢州閑居雖病猶不廢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爲念善類凋零爲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

憲煥之友舒璘

按宋史象山先生傳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故今撰先生學譜先生而下即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從史本文也

寧波志沈煥本傳有宋史所未敘及者云叔晦自定海徙鄞偉儀觀聳聽視音吐鴻亮與之友者以嚴見憚入太學行藝優諸生始與臨川陸九齡為友一日盡舍所學師事焉晝夜鞭策務本趨實不自矜衒第進士講學不倦自以資禀剛勁非所以勸庭闈大書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數語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中心悅服師道益尊為太學錄修教養法士爭歸之不說隨苟容以取光寵遂補外終於舒州通判煥非聖哲書未嘗誦習與朱文公

呂成公問辨。凡世變推移治道體統。明君賢臣經綸事業。華草講求日益深廣慈湖祭沈叔晦文云。友弟宣教郎、新差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謹以清酌庶羞致奠於故友人沈叔晦通判國錄、嗚乎念哉。朋友道喪爲日久矣。吾叔晦倡之。切偲義起。某未離膝下時。知有先訓而已。出門逐逐。不聞正言。竊意世間不復有朋友之義。及入太學。首見吾叔晦始聞正論。且舉告曰。此天子學校。四方英俊所萃。正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某遂從求其人。遂得從其賢。遂相與切磨講肄。相救以言。相觀而善。皆吾叔晦所賜。今棄我而往矣。嗚呼痛哉。嗚呼念哉。其所以得門外之助。不負先訓。勉勉於今未至于自棄。吾叔晦之力也。豈不念哉。豈不痛哉。叔晦之賢。豈吾一鄉所可得而私。蓋天下共之。世方習謏波頹不可起

叔晦不然。如底柱中流而峙。正色立朝。不肯靡靡。學官發策
無所回畏。雖不旋踵而罷。而亦足以起士大夫萎薾不振之
氣。嗚呼念哉。其自聞先訓。大舜從人。禹拜昌言。由喜聞過。改
過明白。先君則然。何止內訟。盡以告人。自怨自艾。至於泣下。
至於自拳出門。泛觀大難其人。而叔晦亦嘗聞過。伏羲肇書
而口宣。其由是蓋服叔晦之高。念叔晦之賢。孝友天資。恭
粹然。處他人之所甚難。獨相從乎周旋。善言善行。奚可悉數。
威儀文詞。誠足以稱雄一世。其竊以爲由中而發。當觀叔晦
之中。不當徇叔晦之外。三十年相與相切之情。三十年相與
相切之義。遵制之官。不得執紼而從柩。一奠哭別。嗚呼哀哉。
嗚呼痛哉。

袁正獻公作端獻行狀。其略云。自君之歿。朋友親故哭之皆

勵四方賢士大夫識與不識咸爲世惜之此豈一日之積哉考其平生大節寧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震竦頹俗使時見用必能振朝廷之綱折姦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謂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浸浸焉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實學如飢渴考察精審其爲言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矣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凊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弘者殆庶幾焉篤愛其親以曾子爲法而復以名諸子以孝經爲家傳沈氏其未艾矣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嘗作詩

箴其友曰。為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善讀書者。史籍傳記。柔諸至紛。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辨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明君賢臣之經綸事業。華華。講求日益廣深。君子是以知君胸中之蘊。有足以開物成務者矣。終身沉于下位。而聲名流於四方。抑之愈高。困之愈堅。砥且不隕。是豈偶然。嗚呼。其可敬也夫。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公璘 兄西美琥 弟元英琪

宋史本傳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

於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舉乾道八年進士。兩授郡教授不赴。繼爲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問。爲徽州教授。徽習頹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寖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欲薦璘。或謂逵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剡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爲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楷端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羣萌中特茁**

文靖

寧波志舒璘本傳有宋史所未備者云元質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篤實不欺無毫髮矯僞力於躬行教授徽州以身率多士日詣學勸誘啓迪質或不美未嘗忿疾需其自新微人追思之曰吾鄉學問之源窒而復通者先生實開之因祠於學璘信道甚篤利祿之念不萌宰平陽臨政聽斷人服其平終於宜州通判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學者稱爲廣平先生

書問眞辭附廣平類稿

陸子與舒元賓書云得書開讀殊覺未甚明快此事何必他求此心之良本非外鑠但無斧斤之伐牛羊之牧則當日以暢茂聖賢之形容詠嘆者皆吾分內事日充日明誰得而禦之尊兄看到此不須低回思索特達奮發無自沉於縈迴迂

曲之處此事不借資於人人亦無著力處聖賢垂訓師友切磋但助鞭策耳

慈湖奠舒元質辭云承議郎楊某謹抄奠於故友人元質舒兄通判嗚呼昔孔子沒既葬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夫有子能使同門諸友歛衽而師之其賢可想而知已而曾子獨不可曾子斷斷乎非好為已勝者裼裘之失言出祖而失禮遠貸速朽之失旨諸賢知之曾子亦自知曾子何所見於此而獨異哉皜皜之論曾子自言曾子自知他人安能盡知他人寥寥乎千載之下知曾子者有幾知自信者有幾昔元質亦庶乎自知自信矣而知元質者有幾元質豈有異乎人哉亦不過不失孔子所謂忠信之主本而已矣忠信人所自有而自知其為主本者無幾元

質之朋友則知元質矣。亦安能盡知。新安從遊之士。蒙被元質之啓佑。知元質者亦無幾。平陽之民感元質撫字之愛。服元質惻怛之誠矣。知元質者爲誰。吾鄉萬口一辭曰。吾元質忠信士也。吾鄉多士知元質者亦屢見其人矣。而自萬衆言之。則亦無幾爾。嗚呼已矣。其獨念不獲與元質俱終其學。俱進其發憤忘食之篤志。以緝熙於光明。嗚呼已矣。元質享其之眞。元質之心。惟其知之。嗚呼元質。嗚呼元質。

袁正獻公祭文。靖文云。燮與吾兄金蘭之契。踰三十年。義均兄弟。聞兄之疾。旦旦懸系。自温還明。休息勞勩。謂沉疴之既痊。每撫躬而自慰。曾不幾時。遽以訃至。驚呼失聲。何以至是。惷我良友。如之何不痛心。實涕也。嗚呼天乎。天稟之粹。如彼成麟。爲時嘉瑞。自始奮發。蜚聲棘市。經術淵源。詞采宏麗。退

然不矜日益磨勵陰師覯友刻心刻意思古聖賢標準萬世仰攀高躅謂必可繼操行有常屋漏無愧不求名聲不貪榮利謹養良心毋敢失墜乎於家人施諸政事教養作成士賢而藝吏畏其公民懷其惠平生力學纔見一二謂福履之方隆俄一朝而川逝嗚呼兄乎孰能盡力閨門如兄之躬行孝悌乎孰能保養名節如兄之肝胆忠義乎又孰能舉世信之如兄之不遭讒議乎考其終身蹈履純備死生夜旦夫復何喟而所深痛者朋友乏切磨之益而後學失歸依之地也聞兄之喪欲往奠遂拊棺慟哭形於夢寐寓哀情於一觴望靈帷而涕泗嗚呼哀哉尚饗 日別文獻志

文靖之教尤行於微既沒之後微人祠祀之哀正獻變爲之記曰士生於世以篤實不欺爲主對越上帝而無慊質諸鬼

神而不怍。微有差焉。痛自懲艾。無復毫髮之矯僞。是謂篤實。嗚呼。若鄉友舒元質者。真其人歟。元質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耻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不啻飢者之嗜食。寒者之索裘也。游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元質請益焉。有所開警。又與其兄西美。弟元英同親炙象山先生。西美元英皆頗有省悟。元質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元質此語。樊實親聞之。躬行愈力。德性益明。與其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固有差別。而後公論翕然並稱之。微學雅稱多士。而自規繩廢弛。浸不如昔。前官每有不可爲之狀。及元質典教此邦。奮然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惡傷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時猶在選調。同寮有爲之[illegible][illegible]爲衆

者元質力止之曰是非我志也既而令聞藹然諸公推轂惟恐後元質始受之不稱門生不以駢麗語爲謝益信道甚篤利祿之念截然不萌故諸公亦深亮焉教人以躬行諸生既知嚮方矣加之不憚勤勞日日詣學隆寒酷暑未嘗少懈暮夜亦問往又築風雩亭會集其上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或不美毋痛忿疾端吾槩鑊需其自新久乃有勇進不可遏者此邦之人追思至今僉曰吾鄉學問之源室而復通者此先生實開之也舊祠于學庠陋已甚拜跪不能容席獻享不供未稱所以尊崇之意校官李君以制及其諸生有請於郡中乃營新基爲堂三間宏敞明潔非曩時比所以示不忘也嗚呼人心之不能忘其惟有德之君子乎才能智術事無劇易皆辦非不可喜也翰音之登溝澮之盈何以能久豈若有德

之可貴哉元質之賢行可稱述者多矣要以篤實不欺爲主是主也萬善之根本自信不疑而後人信之如珪璋璧琮人信其爲美玉如麒麟鳳凰人信其爲嘉祥考其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此易所謂有孚盈缶者可不謂有德乎元質既沒諸子一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以爲儀表非有德之後典刑猶在而能爾乎行乎家者如是宜其新安之教入人之深雖久而不忘也祠宇告具李君貽書於燮曰事關風教幸爲我志之燮不敢辭四明文獻志

舒文靖廣平類稾中論學語精者今采八條附後

成物之道咸在吾心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話

持敬之說其素不取我心不安强自體認强自束縛以益穢

桶如籐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其曰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與夫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如此等處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聖賢事業豈在他處耶

錄與兒輩言吾輩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斷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但欲酌義理之中處之安然耳

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蓄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

晦翁當世人傑地步非吾儕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嘗與諸友及此後有發者自能知之後生未聞道吾儕之論一出便生輕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誤人

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忽問云爲學儘好萬一饑餓如之何先兄謹對曰饑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將隕穫失措寡廉鮮耻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臨順逆處終不至喪失身命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樁睘作人自己良心元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哉

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固有他適則向之所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則隨物變遷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已甚欲其日新難矣

黃氏宗羲曰黃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監保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

其遺逸者尚多也今刪節一二可知大概矣

舒西美名琥元質之兄學於先生自疑所學艱難支離先生有書與之併以戒元英焉

先生與舒西美書云某時下從諸兄講學不敢自棄頗有日益恨不得此露以求教也今歲都下與朋友講切自謂尤更直截如前月今時學者悠悠不進號爲知學耳實未必知學號爲有志耳實未必有志若果知學有志何更悠悠不進事業固無窮盡然古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

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曰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漑。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得其門。有其地。是謂知學。是謂有志。既知學。既有志。豈得悠悠。豈得不進。元英春間相聚。始初亦間闕。既而感發端的。臨別時曾畧箴其自喜過當。既過豎陽。便悔所以箴之者。適所以病之。今聞不甚進。其原皆起於此。別有書言之。尊兄朴茂無他蹊徑。苟能端的自反。灼知陷溺戕賊之處。特達自奮。誰得而禦之。不然。恐未免為不知學。為無志而已矣。

元英名琪。元質之弟。亦師事先生。嘗有書訓之。今集中不載。

惟附見舒西美書中

慈湖祭舒元英文云從政郎、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楊某、廸功郎新邑川教授高宗商謹致奠於故友人元英舒兄。嗚呼元英。不謂元英之往如此遽也。相望數百里。不聞知疾狀。昨[illegible]家作、以書來辭。得之陳氏姑。謂元英往矣。和仲兄謂傳聞多少實[illegible][illegible]宿問。既而應朝相訪。道子約之語亦然。嗚呼元英果往矣。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居明之奉化。某官浙西。應朝又自[illegible][illegible]。同哭於此。此吾三人者之形也。非吾三人者之性也。元英果往也耶。元英得此。必蒙養而存之矣。萬物轉移。此心不動。日月遷流。此心弗改。庶幾乎復性中道而往。嗚呼元英。鄉曲子弟從元英學。善心感動。亹亹可觀。使元英得志。行之天下。其感動當益廣。而今往矣。嗚呼元英。事職有守。奔赴

不可望矣東南於黑龍潭嗚呼元英必資此莫
寧波正學祠明浙江督學薛公應旂之所作也自爲記云秦
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詞章之間而
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于是正學失傳而紛紜之論亦
莫知所適從矣宋百有餘年諸儒繼出立言著論固皆足以
爲聖賢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奧上遡本真而獨得夫傳心之
學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遊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
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
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
路徑微有不同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莫延于天下後世而
不可以一二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
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矣今以一明州

之地萃茲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為之慨嘆矣嘉靖辛亥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即郡城鎮明菴廢址建堂立主題四公之謚妥安如禮夫朱陸之學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說者至今未盡泯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庶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余故樂為之記

奉化廣平書院在縣東十里廣平鄉舒文靖先生家塾也元改為書院王公應麟記其畧曰乾道淳熙間正學大明朱子在建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學者宗之日月江漢先洞所被皆為名儒于是明有四先生其一曰廣平先生文靖舒公先生之學講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于呂朱心融神

會精知力踐其躬行有尚綱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袁楊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爲沂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于天下淳祐中先生有孫棣明經世其學惟昔先生嘗題扁曰廣平書塾游於斯詠於斯聚辨於斯先生歿門人敬事不怠肖像祠於塾乃遹追先志奂飾堂宇帥子若孫曁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講說絃誦藹加益文請之後世世有人焉豈惟一家之光一國之仁遜將自一家始後之人其懋哉